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24

莫札特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莫

扎

特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24

主 作 譯 插 出

編：梁
者：薩
者：蘇
圖：陳

實 契 承 主

秋 士 安 民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李

樹

旺

律

師

印刷：中

興

印

刷

廠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Wolfgang Mozart

莫札特



●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莫札特

音樂神童·····	五
旅行演奏·····	一八
赴義大利學歌劇·····	三
宮廷音樂家·····	三八
再度巡迴演奏·····	四七
薩爾斯堡的奴隸生活·····	六〇
歌劇「依多曼尼奧」·····	六三



擺脫束縛.....	六
鋼琴的樂土.....	七
『土耳其皇宮的綁架』.....	六
『海頓』交響曲.....	九
『費加洛婚禮』.....	一五
『布拉格』交響曲.....	一五
父親病逝.....	一六
『唐·喬凡尼』.....	一四
『女人全都這樣做』.....	一四
『安魂彌撒曲』.....	一六
『魔笛』.....	一六
後記.....	一六
年表.....	一七



音樂神童

沒有人知道天才是甚麼，但是每一個人都能看得出，有些人過著特別的生活，這種生活對已經越過時間和空間障礙的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來說，十分重要。他們的生活具有影響力，甚至能躲開死亡，因為即使在他們死後，他們是誰，他們曾經做了甚麼事，對人們而言，仍然有著重大的關係。

不管天才們具有多麼驚人的才華，畢竟他們也是人類，和別人有著同樣的需要、願望和關切。他們創作，但是也得謀求生活；他們貢獻，但是也需要尋找幸福，他們的生命混合著異常和平常、獨特和平凡。他們渴望把最廣泛的經驗貢獻出來，而且不漏掉其中任何複雜和豐富的地方。而對一般人來說，這並不是一段美好的時光。

渥佛岡出生在一個音樂家庭，而這種環境適足以塑造了他的一生。他的父親里奧頗德·莫札特是一位作曲家和小有名氣的音樂家，出生在越過薩爾斯堡的巴伐利亞奧格斯堡，以裝釘書籍為業，是一位自由公民（既不是貴族，也不是農夫）。

里奧頗德年輕時，既唱歌也彈風琴，但是並不出色。他曾前往薩爾斯堡的班尼狄克大學就讀，起初作一名教士（他一直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後來又研習法律，但是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卻被學校開除，於是就去爲塞恩·溫德·泰克西斯伯爵擔任小提琴手。泰克西斯伯爵家族獨攬了歐洲中部的郵政事業。

里奧頗德的第一首作品在一七四〇年發表，到了一七四三年，他爲薩爾斯堡的親王史拉頓巴赫總主教演奏和作曲。

里奧頗德·莫札特所寫的全是當時的音樂，主要有三種：教堂音樂（彌撒曲和讚美詩）、劇院音樂和室內樂（包括管弦樂隊演奏的作品）。

就像在他的時代或其他任何時代的大多數音樂一樣，里奧頗德·莫札特的作品沒有能够持久，因爲它們沒有特別之處。

他最大的成功是一本關於如何演奏小提琴的手冊，叫做『小提琴講授』，曾經出版並得到好評，於是再版和翻譯，被當作標準的教科書達一百多年之久。這本手冊在一七五六年完成——也就是渥佛岡出生的那一年。

里奧頗德在一七四七年與瑪麗亞·安娜·珀托結婚。她們生命的中心，有強烈的愛燃燒著。

和世界上其他天才人物同樣偉大的一位音樂天才，於一七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晚間八點鐘在奧地利薩爾斯堡誕生。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嬰兒的死亡率很高，許多嬰兒在出生第一年就夭折。

他有五個哥哥和姐姐都在嬰兒時期就死掉了，祇剩下一個四歲的姐姐。他被命名為約翰·克利索斯·渥佛岡·西奧費勒斯·莫札特，這個聽來十分動人的名字深具意義。一月二十七日是他守護聖徒聖約翰·克利索斯·渥佛岡的受洗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金口」，就是指甜美的歌聲。渥佛岡是一位當地的聖者，也是他外祖父的名字。西奧費勒斯，意即「愛上帝的人」，先變為德文的噶特賴勃，然後又變成拉丁文的阿瑪玖斯。到他十歲時，幾乎全世界都知道他名叫渥佛岡·阿瑪玖斯·莫札特；在家裡，他叫渥佛爾。

今天，薩爾斯堡已經是成千上萬人的遊覽勝地，這是莫札特的成就使它成名的。它是莫札特事業之家：一年一度的音樂節、莫札特博物館（裡面有音樂學校、音樂廳，和文件保管所）、莫札特的各處住宅、各式各樣的紀念物。在一七五六年，薩爾斯堡祇是一個有一萬人口的小鎮，是阿爾卑斯山山麓一條河邊的一座要塞。親王們在鎮內建造了許多義大利式的教堂，使它以「德國的羅馬」而聞名。由於建築和風景相得益彰，自然主義者亞歷山大·洪保德形容它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小鎮之一。

薩爾斯堡還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粗野和落後。在當時流行的德國戲劇裡，愚笨的人都是講薩爾斯堡的方言；因為這裡的人以粗魯和缺乏幽默感聞名。

薩爾斯堡是薩爾斯州的首府，在理論上是獨立的。它名義上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四十個州之一。這個帝國由東起匈牙利，西迄荷蘭，南達義大利，北到丹麥的所有國家所形成的，然而這只是形式上的組合。福爾特爾在一七五六年寫道：「它既不是神聖，也不是羅馬，也不是帝國」，

實際上，它是奧地利的延長。

每一州都有自己的貨幣、徵稅制度和政府。薩爾斯堡的統治者是一位親王兼總主教，掌有世俗和宗教兩方面的權力。每一位親王總主教都是由一小羣富有的地主選出來的。

正像其他各州，薩爾斯堡也有一個宮廷和貴族階級，他們儘可能地在排場上模仿路易十四世的凡爾賽宮。每個宮廷都在宴會、打獵和其他的娛樂上花費大量金錢——當然也包括音樂在內。在戰爭和饑餓的情況中，宮廷是一種夢想的奇妙世界。人民中大多數是農奴，長年在土地上耕作，就和中古時代時一樣，貴族和農奴的對比極為強烈。

在莫札特出生的那一年，空前慘烈的「七年戰爭」正好爆發。這場戰爭——英國對法國和普魯士對奧地利——幾乎將歐洲每一個國家都牽涉在內。這場戰爭在三個洲進行：歐洲、北美洲（法國與印第安戰爭）、亞洲（印度於一七五六年發生加爾各答黑洞事件），從此，貴族和農奴的封建制度宣告瓦解。

莫札特的母親瑪麗亞是當地一位稅務員（這是渥佛岡的綽號）的女兒，這位稅務員也是一名歌手和唱詩班指揮。瑪麗亞雖然不是音樂家，但是她熱愛音樂，並且同情一位音樂家在謀生時遭遇的困難。她的信件顯示出她是一位愉快、熱心、意志並不特別堅強的婦人。她長得很漂亮，她和里奧頗德被稱作是薩爾斯堡郎才女貌的一對。

莫札特家並不窮，尤其是按十八世紀的標準看來更不算窮。他們在市鎮的中心租了寬敞的房間，至少雇了一名女僕和一名廚子。這種中產階級的家庭，是由貿易商和藝術家所構成的，數目

雖少，但在人口不斷增加的城市中仍佔了爲數不小的部分。一世紀之後，這些人終於在歐洲和全世界佔了優勢。

里奧頗德·莫札特心中最先想到的，就是物質享受上的進步。他對金錢和事業成功的著魔，是起因於中產階級生活的不穩定，這個階級存在於極端貧困的農夫和擁有巨大財富的上流人士之間的廣闊空隙中。他使出全副力量向上爬，專心致志企圖進入特權階級。

里奧頗德所能採取的唯一途徑就是音樂。他在他女兒南妮爾剛會說話後馬上就開始教她彈大鍵琴。南妮爾的才華使她父親的腦中充滿了幻想：她將來或許能爲貴族社會演奏，變得富有而出名，當然我這個父親兼教師的也將聲名大噪。

南妮爾在父親的指導下，每天都要練習。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渥佛岡是在耳中不斷響著音樂的環境中長大的，因此，當這個三歲的男孩坐在大鍵琴前開始辨別音調時，沒有一個人感到意外，而使人驚奇的是，他可以立刻找出能令他感到愉快的音符的組合——和音，而且能够牢牢記住並重複彈出。他最喜歡的是三度音（例如C和E）和六度音（C和A）的音調組合。

渥佛岡的天賦在彈琴時自然地表現出來，他祇是自我欣賞，爲了得到愉快而彈奏。到了四歲，他可以靠記憶演奏較短的曲子而沒有錯誤，五歲的時候，已經能創作他自己的小品，大多數是小步舞曲。他父親把這些小品抄寫在一本爲他兒子保存的筆記簿上，而他在抄寫的時候，不由得不驚歎，並想像著這個男孩將爲他家帶來幸運的可能性。

姊姊南妮爾後來回憶說，渥佛岡從來沒有被迫彈琴或作曲。相反地，別人卻不得不阻止他日夜不停地彈奏，他彈奏的時候，似乎將全身都交給了音樂。

里奧頗德的朋友不多，因為他多疑而冷漠，總喜歡往最壞的地方想。他曾經說過：「我們應該接受一項真理，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說謊。」

少數去他家作客的幾個人之一是薩爾斯堡宮廷喇叭手夏契納，他在回憶渥佛岡孩童時期的種種時，還能記得渥佛岡在四歲時用筆和作曲紙在忙碌著的情景。

每次渥佛岡要寫曲的時候，總將筆浸入墨水瓶，把墨水濺得到處都是，然後用手掌去塗抹。里奧頗德看到這種亂七八糟的情形，就問渥佛岡在搞甚麼名堂。

「我在寫一首大鍵琴協奏曲，馬上就要好了。」

里奧頗德拿過紙來大笑，但是他慢慢地辨認出墨水污漬下面的音符確實有著旋律。

里奧頗德批評說：「看起來好像很難。」

渥佛岡答道：「這樣才能叫協奏曲。」

他急忙跑到大鍵琴前去彈奏自己的創作。

據夏契納回憶說：「他彈錯了很多地方，但是這畢竟是一個四歲的小孩彈奏他自己的作品。兩個大人坐下來靜靜地聽著。」

從了解到渥佛岡在音樂上的天分的那一刻起，里奧頗德就開始專心致志地為他兒子在音樂上

的發展而努力，他的整個生活都圍著渥佛岡轉，里奧頗德爲他而活，也靠他而活，他是兒子的忠實伴侶，具有最大的影響力量，也是唯一的老師。儘管他自己也有工作，他每天仍盡可能用最長的時間和兒子在一起。他可以確定，在自己的督促下，渥佛岡會成爲一名偉大的——全世界最偉大的——作曲家。

里奧頗德說做就做，爲他兒子講授深奧的音樂理論，一天規定要練習好幾小時。正像十八世紀英國音樂歷史家查爾斯·柏尼（他後來聽過莫札特演奏）所寫的，渥佛岡已經「將環境和教養中每一個有利的地方都加在他豐富的天資上」。

里奧頗德有無限的野心，他堅信渥佛岡的才能是上帝賜贈的禮物（它當然像是一份「禮物」，也一定是從某處送來的），上帝要透過里奧頗德的兒子來給予榮耀。這時候，里奧頗德可能已經了解，他自己的音樂天賦祇是第二流的，從渥佛岡的身上，他看到通往盡善盡美的路。

里奧頗德對世界是抱持一種譏諷的態度，沒有慈悲心，心地狹窄而獨裁。可是他將他自己的小家庭當作親王的家管理，認真地照料，簡直是無微不至，只要是與他的兩個孩子有關的事情，他就不知疲倦，有求必應，而且公平正直，將最深的熱愛灌注給他們兩人，尤其是渥佛岡。這個男孩會毫不猶豫地說：「除了上帝，就是爸爸。」

在莫札特小時候，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認爲他是一個感情濃厚的男孩，甚至有點神經質。據夏契納回憶，渥佛岡會問他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他們是否愛他，有時一天要問上許多次。

。假如他們中間有人開玩笑地回答說不愛他，他會馬上哭起來。他能柔順地服從命令，儘管他顯然地受到照料、鼓勵，和仁慈的待遇——他從來沒有像當時大多數孩子那樣挨過打——卻仍舊常常擔心別人是否愛他，也禁不住要問別人。

這種愛別人和被別人愛的兒童期的需要，或許已經在莫札特的音樂中得到滿足。音樂是抽象的，很難斷定它所表達的意義、它在講些甚麼。但是人們知道音樂是在表現著某種事物，從開始歌唱到鼓掌爲止，音樂都跟人的情緒有連貫，音樂對人類的影響真是難以形容。

每天晚上，渥佛岡都站在椅子上，和他父親用義大利文唱一首二部合唱，然後吻一下父親，答應在他年老以後把他放在一個玻璃盒裡，免得受到風吹。渥佛岡有一顆毫不虛假的甜心，凡是認識他的人都以感覺得出來。莫札特死後，這一優點被誇張得到了可笑的程度，使他的形象變成甜得像杏仁糖、一具德勒斯登的玩偶、一個戴著一頂搽了粉的假髮永遠長不大的小孩。正如夏契納的回憶：「他可能曾經成爲最邪惡的無賴，到處都容易受到誘惑。」天使和魔鬼、音樂家和小男孩，莫札特的一生充滿著這些相反的形象。

除了在五歲當唱詩班男童時曾經短暫地出現外，渥佛岡一直未在大眾前露面。祇有里奧頗德的極少數親密朋友知道渥佛岡的特殊才能，喜歡做最壞打算的里奧頗德深恐渥佛岡的出現會引起嫉妒和懷疑。里奧頗德要求渥佛岡一定要他達到最高的期望，他無情地強調必須勤勉不懈地練習



，集中全副精神，並且有毫無錯誤的記憶力，一言以蔽之，盡善盡美。祇要稍差一點，就不能使這位嚴厲而苛求的父親兼老師感到滿意。

渥佛岡小時候很怕小喇叭，而里奧頗德則決心要治好他這個毛病。於是夏契納答應偷偷地跑到他的身後，突然間吹一長聲，渥佛岡被嚇得尖聲大叫，使得夏契納非常後悔。後來渥佛岡總算克服了這一點，並且能最有效地使用小喇叭和伸縮喇叭。

這個男孩另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並且陪伴他度過一生。他總是喜歡旋轉他的手，他的腳則不斷地在地上打拍子。假如在今天，渥佛岡無疑地會被認為是問題兒童。

渥佛岡，六歲時在音樂上的才華和知識都大有進步，里奧頗德認為可以讓他到世界各地去演出了。南妮爾也是一樣，她的本領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十一歲時仍舊被認為是神童。

可是，年齡一天天地增長，終究會到達青春期的，那時候就不太吸引人了，里奧頗德·莫札特雖想阻延，但卻無能為力。

南妮爾·莫札特的一生大半是在他弟弟的影子裡生活。她的大鍵琴彈得極好，而且也能作曲，主要是歌曲。但是她並未成為一位作曲家，或許是里奧頗德從沒有鼓勵她在創作上努力；也許在她希望即席作曲時，父親叫她專心於已經寫好的音符。他很可能相信一種普遍的說法，就是女人天生就不能作曲。也可能是她根本沒有足夠的天分。總之，從來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一七六二年一月，莫札特全家動身前往離薩爾斯堡西北方七十英里的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這是一次彩排，是對里奧頗德已經計畫好的未來旅行演出的一次試驗。渥佛岡和南妮爾在巴伐利亞的選帝侯宮廷中演出，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觀眾。

三星期後，他們回到家裡，已經順利地通過這次試驗，既沒有怯場，也沒有記憶上的失誤。對驕傲的爸爸來說，這祇是剛剛開始，下一個目的地將是奧地利帝國的首都維也納。

里奧頗德需要時間來計畫、推動，和督導孩子們的旅行演出。他犧牲了自己事業成功的一切機會來爭取時間，他眼看著才能比他差的音樂家們陸陸續續地當了薩爾斯堡的音樂指導，而他仍舊是一名助理。

他祇有一樣專任的工作——渥佛岡。里奧頗德深信，把兒子的利益放在前面，是上帝的旨意。他對這個男孩實施完全的控制。渥佛岡從沒有上學，從沒有和他同年齡的朋友，也從沒有自己

的時間。渥佛岡長大以後，里奧頗德仍然繼續對他控制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當他不得不放棄控制時，顯得很勉強而且很痛苦。

一七六二年夏天是莫札特全家感到興奮的一個夏天。在別的地方，情形也很熱烈。七月九日凌晨，在聖彼得堡，加德琳二世在她當時的愛人率領的一次政變後，被正式宣布為俄國女皇。

維也納當時是歐洲中部最大的城市，人口二十萬，也是一個活躍的文化環境，特別是在音樂方面。儘管有戰爭在進行，但歌劇、戲劇，和各種娛樂仍然很興盛。作為一個帝國的文化中心，維也納是一個世界性的城市。本地的匈牙利人、捷克人、義大利人、斯拉夫人、德國人與繼續不斷湧入的其他歐洲人混合在一起。匈布侖皇宮在華麗、壯觀和浪費方面，僅次於凡爾賽宮。

莫札特一家四人在九月間動身前往維也納，渥佛岡在途中就開始表演，第一次的公開表演是在一家旅館裡。

稍後他們在一座修道院休息，渥佛岡第一次看到風琴，立刻跑去彈奏，修道士們丟下了吃的東西，跑去聽，個個不由自主的目瞪口呆。

他們一行進入維也納的時候，渥佛岡用小提琴為海關官員演奏了一支小步舞曲，使得他們如癡如醉，於是這一家很快地通過關口，連通行稅也免了。

這兩個孩子的消息已經傳到宮廷，於是他們被邀請到匈布侖去表演。瑪利亞·德利莎皇后和